

Village



胡干／著

村庄

①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①

村庄

胡干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全2册/胡干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594-0063-5

I. ①村…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714号

书 名 村庄(全二册)

作 者 胡干

出版统 筹 黄小初 沈沁颖

选题策 划 何崇吉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群超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 图 米屋工作室

封面设 计 米屋工作室

出版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00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 号 ISBN 978-7-5594-0063-5

定 价 98.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 听取蛙声一片

——读胡千长篇小说《村庄》

《村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乡土小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乡土的气息。当然，“乡土小说”这一概念诞生的本身就意味着离乡者的回望，这部小说也是。整部小说充溢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作者急切地把他记忆中有关家乡的一切都倾吐到纸上，七姑八姨的人物关系，夹缠不清的乡村伦理，每一条根须都仔细地刨出来，捋清楚，码放得有条有理。那个名叫韩家庄的村庄并非仅关乎一村一姓，也是北方农村的缩影，更因人物的历史牵连，浸润着中国历史晚清以来的百年沧桑。

这部骨子里很“土”的作品，在写法上又有点“洋”。这洋气并非来自开篇引了罗布·格里耶的话作卷首语：“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而是在写法上有点“反故事”。小说以“相爷”回乡为线索，串联起众多的人物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像珠花一样被主线索组合在一起，但未形成一个如西方现代主义小说那样的有“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小说没有主要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是角儿；没有主线故事，连成一片的一个个场景，就像一口口冒着热气的锅，一锅煮熟了，一锅又煮上了。

这其实也不是中国传统式的“串珠式”写法，而是一种乡村生活结构的再现，甚至有关“土改”等“宏大叙事”，也落回在这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和乡村叙事中，如暴雨落入泥土。所以，这种“土”里有点“洋”，有一种“形式的自觉”。近年来贾平凹的《秦腔》、金字澄的《繁花》都是这种写法，不过，这部作者写了十几年又在手里捂了几年（完稿于2012年）的作品该不是“见贤思齐”，而是殊途同归。

小说写得很热闹，到处是说话，此起彼伏，如蛙声一片。人物也很鲜活，“相爷”“桂爷”“瘸国梁”“亨奶奶”“丁卯儿”“胎里坏”“瞎炮仗”“瞎补丁”“老片汤儿”“咸菜回”“大喇叭”“外甥”……这人物如泥土里长出来的，个个儿活。不过，和《秦腔》和《繁花》一样，小说不那么好读，因为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态而非故事叙述模式来的，不太符合读者惯常的阅读习惯。但对有相近乡情或相关好奇的读者来说，这部作者倾心竭力的作品则是十分耐读。

邵燕君

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

——罗布·格里耶

目 录

序 / 听取蛙声一片 (邵燕君)	01
------------------	----

上 册

一、火车站迎接“相爷”	1
二、“瘸国梁”的公社之行	45
三、“相爷”回到韩家庄	74
四、南屋北屋	83
五、“瘸国梁”早早过来看望“相爷”	104
六、“瞎补丁”两口子来探望“相爷”	118
七、“亨奶奶”也来看望“相爷”了	142
八、“大喇叭”也想要看看“相爷”	160
九、“咸菜回”等到天黑才来看望“相爷”	181
十、“瘸国梁”再替“相爷”站岗	201
十一、“相爷”暂别韩家庄	210
十二、坐镇干部的大会小会	256

十三、“嘀嘀咕”也来看望“相爷”	331
十四、“桂爷”招待坐镇干部	342
十五、“如根儿”也想看看“相爷”	362
十六、“相爷”再回韩家庄	385
十七、“相爷”去看望老地主韩元清	416
十八、“相爷”去看望“瘸国梁”	437
十九、精神焕发的“丁卯儿”	446
二十、大年	470
二十一、老地主真就死在了节上	515
二十二、韩元清的葬礼	556
二十三、“亨奶奶”被批斗	589
二十四、砍伐杏树行子	604

下册

二十五、小学校的忆苦思甜课	625
二十六、完秋家南房的争端	644
二十七、“相爷”“桂爷”的快乐时光	657

二十八、“桂爷”的小烦恼	675
二十九、孩子们与白占光的第一次较量	687
三十、“相爷”被“邀请”来顶个“封资修”的数	709
三十一、小学校门前的热闹场面	748
三十二、孩子们与白占光的第二次交锋	767
三十三、南房的风波	809
三十四、上级检查	830
三十五、“桂爷”的麻烦真要来了	875
三十六、批斗“瘸国梁”	888
三十七、“瘸国梁”与“相爷”的战斗	920
三十八、孩子们与白占光的再次交锋	940
三十九、“瘸国梁”与如根儿的战斗	967
四十、“桂爷”与“相爷”的冲突	1004
四十一、“瘸国梁”与如根儿的再次交锋	1028
四十二、二龙的婚事	1038
四十三、“嘻哈哈”的婚事	1070
四十四、灾星真的降临了韩家庄	1091

四十五、“相爷”家的后院之争	1115
四十六、“丁卯儿”时来运转	1132
四十七、“相爷”的结局	1158
四十八、“瞎补丁”奶奶和“老片儿汤”的结局	1180
四十九、“桂爷”的结局	1189

一、火车站迎接“相爷”

“相爷”到达霞口火车站，走下火车的那一刻，“瘸国梁”也正拖着两条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瘸腿，行进在去公社的路上！论年纪，“相爷”如今已经七十挂零，足足比“瘸国梁”大了十几岁，可他的腿脚依旧轻便，好像一只敏捷的猫，手里提着一只皮箱，从火车上跳下来照样那么麻利，落地几乎悄无声息，他手里那据说能弯成对头弯都折不了的黄藤拐杖，也只是在方砖砌成的地面上，轻轻地点了那么一下，发出的那点儿声响，即便竖起耳朵也难以听到。比他小了十多岁的“瘸国梁”，相比之下可就差多了，两条原本应该用来支撑身体的腿，如今都已经成了废物，就算架上双拐，再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让双脚的脚尖彻底离开地面，也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的行走，与其说是行走，还不如干脆说是拖拉，靠两只拐杖一前一后支在地上，轮流拖拉着两条腿前进。

冬天的乡间土道，早已被来来往往的大车轱辘碾压得结结实实，溜光

锃亮，钉了驴蹄马掌的牲口走在上面，都轻易踩不出来什么痕迹，但让“瘸国梁”的脚尖这么一拖拉，坚实光亮的土道上，却留下了两道显而易见的深深的沟痕。

在上千公里长的津浦铁路线上，霞口这个小站简直毫无名气，从来都不曾与任何伟大的人物或者重大的事件发生过什么联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也实在太不起眼，往南几十公里就是东光县城，虽然也没有多大，好歹是个县城，往北几十公里是泊头，又叫泊镇，听这名字就能知道，这里也曾经是个南来北往、车水马龙的运河码头，铁路一通，自然也就有在这两个地方设立车站的必要，两个车站也完全没有辜负这番好意，多少年来上下车的旅客一直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霞口车站窝窝囊囊地夹在它们中间，就像是遇上了婆婆与丈夫的可怜的填房媳妇，从一开始似乎就不那么名正言顺，进门之后又不受人待见，自个儿又确实也拿不出来什么露脸的事儿来，自然也就没有了大声说话的份儿。从东光再往南几十公里就到了德州，而从泊头再往北几十公里又到了沧州，名字里一带上“州”，这城自然也一下子大了不少，尤其是沧州，因为跟水泊梁山那帮好汉牵扯上了一些关系，声名显赫得简直堪比两京了，在它们面前，霞口车站更是连头都没有昂起来过，自然也就没有了正眼注视它们的胆量，更不用说存什么攀比的妄想了。车站的后面是一大片开阔的庄稼地，别说城镇集市，几乎连人烟都瞧不见，最近的镇子也要走三四里地，还得过了运河，车站的名字就是这个镇子的名字。所谓站台，其实也不过就是孤零零的四五间瓦房，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尤其显得落寞不堪，除了距离上的考量，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理由，需要在这样的地方特别设置一个站台。

东光县城还有一个名字叫“铁佛寺”，因为县城中间有一个不大的寺庙，里面供奉着一尊年代久远的大铁佛。霞口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接佛



寺”，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铁佛寺铁佛搬不动，接佛寺管接不管送。”不知道是不是这“管接不管送”的态度惹怒了佛爷，接佛寺打建成的那天起就只是一座根本没有佛像的空寺，按说佛学本来讲究的就是这“空”里面的学问，没有泥塑木雕的佛像，空寺空佛，岂不是禅机更深？可芸芸众生偏偏只愿意给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佛像供奉香火，顶礼膜拜，哪里有人会愿意面对一片空际穷究佛理，接佛寺开始建成的那几年，里面还有几个外来的和尚念经参禅，顺带着打卦抽签，给人们断断吉凶祸福，多少也有零星的信众光顾，虽然算不上香火旺盛，好歹也算是风不着雨不着饿不着，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坚持了没有几年，就开始了兵荒马乱，兵马过后，又跟着起了绑匪，人们不用打卦抽签，也都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烧香拜佛也一时半会儿看不见效果，出门在外还要提心吊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还有心思光顾庙门了，没有了信众也就没有了供养，肚子一空，比四大皆空都管用，几个应名的和尚立马开悟，赶紧各奔东西，寻找能填饱肚子的机缘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空庙，夜晚偶尔传出的野猫的叫声，不断地提醒着人们整个院落早已经荒芜破败，草深几丈，连门上的铁锁也已经锈成了铁疙瘩。

入冬以来，已经大大小小下了三四场雪，坑坑洼洼或者背阴的地方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成片的积雪，一阵一阵起落的风自由地在空旷的土地上飘荡，伴随着有气无力的呻吟，却丝毫看不出形成多大气势的可能。铁路两边高大魁伟的杨树，可以说是视线范围以内最壮观的景象，虽然只有纵向的狭长，并没有横向的宽广，无法形成林海般的广袤，倒也别有一种龙蛇般的气象。空旷的原野上，每隔几百米也能看到同样的树种，纵横横横地穿插在田野中间，指示着乡间道路走向的同时，也算给这过于单调的大地增添了些许装点 and 变化，只是那气势，远没有铁路两边的杨树这么壮观。如今已是深冬，树上的叶子早已经落光，唯一还能够给单调的枝丫间增添

一些点缀的，只有那些傲然雄踞在枝丫顶端的巨大的老鸱窝，说是老鸱窝，住的却并不全是老鸱，或者说大多数倒是黑白相间的花喜鹊，老鸱也好，花喜鹊也罢，年深月久，似乎早已经习惯了火车来往奔驰发出的巨大声响，火车一来，要么站在高高的枝头鸣叫，就好像在跟车上的什么人问候似的，要么就干脆追逐着列车在高空盘旋，仿佛依依不舍的送客，不管是哪种情况，整个画面看上去倒是十分和谐的，风驰电掣的火车，闪亮的钢轨，或飞翔或栖落的鸟，有静有动，有声有默，实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倒是那些背着箩筐，吃力地爬上树拆鸟窝、捡干柴的人，在如此庞大背景的映衬下，简直就像是几只沿着树皮裂隙游走的可怜的蚂蚁，愈发显得渺小可怜，丝毫不能给整个场景带来一丝动感。这时节要是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蹿出来一只兔子，被后面的几条细狗疯狂地追赶，倒往往会让路上的行人驻足观赏很久，直到兔子和狗连同他们扬起的烟尘完全消逝。

车门打开的瞬间，“相爷”的目光也在努力地向远处伸展：多好的北方大平原啊！要什么名山大川，江河湖海，就这么空空荡荡，一望无际，比什么风景不酣畅痛快！一阵冷风迎面吹过来，“相爷”不觉地缩了一下脖子，伸手把本来已经竖起来的大衣衣领又往上拉了拉，空旷的地方毫无遮挡，风当然也就不请自到了，眼前觉得豁亮痛快的同时，身上就免不了得吃点儿苦头，老天爷也是个“小气鬼”，从来都不会白让你痛快一回，可话说回来，老天爷也真够宽容大方，“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不管倒霉到什么程度，好像总还会给你打开那么一扇门，也许是窗户，放进来些新鲜的阳光和空气，让几乎已经绝望的生命重新看到一丝光明。衣领已经笔直地立起来，再没有继续拉长的余地了，“相爷”抬起的手于是顺便捂在了耳朵上，并借着手掌的遮挡，向冷风刮来的方向扫了扫，落光了叶子的枝丫在雪后的冬日里，仿佛一根根坚硬挺拔的骨骼，支撑着广袤却又柔软的天空，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仿佛在告诉人们这才是树木的本来



面目。相比之下，曾经遮天蔽日的绿叶，绚丽多彩的繁花实在轻浮浅薄了许多，年年来年年去，实在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丁卯儿”还在京城的那些年，大概有这么一两回，爷儿俩坐在树底下乘凉，“相爷”也曾不经意地叨唠过：人这辈子，要能像棵树似的活着该多好！那时候，“丁卯儿”岁数还小，眼睛眨巴半天，也琢磨不明白“相爷”话里的意思，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相爷”刚才在火车上旧话重提，还以为“丁卯儿”好歹能接个话茬儿，爷儿俩能多聊几句哩，没承想“丁卯儿”如今眼睛倒是不眨巴了，眉头却拧成了个疙瘩：

“大爷您真是的，也不怪别人老说您嘴上没边，是老爱说些个没边的话，人嘛还能像棵树似的活着？那怎么活啊？连嘴都没有，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不饿死也得渴死啊，再说了，人挪活树挪死，人两条腿，随便哪儿去都行，树行吗？挪动两回就该没命了。”

“相爷”身子靠在椅背上，不言语了，要说“丁卯儿”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惜放在“相爷”身上就太不合适了，“相爷”这辈子挪动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从小就离乡背井，进了京城，在京城混了大半辈子，从一个小小的书童，到药房的徒弟，再到后来一片一片买卖的掌柜东家，再把一片一片的买卖都倒腾出手，这些年要说热闹可也是真够热闹的，说忙活也是真够忙活的，忙活着的时候还没什么，就怕忙活过去静下来，“相爷”老觉着哪儿都不像是自个儿的家，睡在哪儿都不踏实，一做梦就是韩家庄的大湾，要么就是一片一片的树行子，可又不敢实打实地跟媳妇讲，怕媳妇骂自个儿三心二意。没别的办法就只能不停地搬家，从珠市口搬到灯市口，又从灯市口搬到菜市口，最后又搬到了新街口，院子越换越小，东西越搬越少，可家里头的人口却是越来越多了，房子实在没法再小了，不然新街口也未必就能这么一直住下来。

前些天接到上边通知，说要送他回老家，“相爷”嘴上没说什么，脸

上却总是喜气洋洋的，说来也是，当年离家的时候才六七岁，如今却已经七十多了，少小离家老大回，要说也算是件让人动心的事儿，这大半辈子的奔波，也终于算是有个交代了，唯一有些可惜的是，当年日子有底儿的时候，自个儿没能下这个决心，如今这么空着两手回去，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也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日子既然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再想扳回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何况自个儿也早已不是那个年纪了。最近几年，许是因为最后这一次搬家，选的宅子也过于偏僻了些，来往的朋友越来越少，人老了，最受不了孤独，老想着面前有个能说话的人，可岁数一大，命就越来越不归自己说了算，不定什么时候，耳朵里就会听到“谁谁走了”“谁谁回老家了”的声音，有些说的只是离开了眼下的这个地方，有些却显然说的是已经彻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后一个来照面的朋友是老吉，过去“相爷”还有买卖的时候，老吉也正经做了些年的掌柜，后来买卖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老吉就一直帮着“相爷”换房搬家，可惜房子也是越换越小，老吉唉声叹气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

“咳，早知道您走的是这么条道儿，我跟着您瞎跑什么劲哩？”

这句话他翻来覆去地叨念了半年，终于下定决心，来跟“相爷”告别，临了还没忘了扔下一句话：

“赶快走吧，我看这京城越来越不是人住的地方了，再不走，咱这把老骨头，可真要扔在外头了。”

老吉说完这话，就连喘带咳嗽地跟着他儿子回了山东老家。剩下“相爷”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相互看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特别是“相爷”媳妇，一行拍着大腿笑，一行还不住地用手指点着“相爷”：

“该，活该，早说让你离他远远的，你偏不听，什么本事没有，吃嘛嘛香，干嘛嘛不灵，多少好买卖交到他手上，他除了给你赔钱，究竟还给



你干了什么？看着怪聪明的人，净办这种糊涂事，就冲个名字，就把这么大家业交给人家，还老跟我说等等，等等，等什么？等他那句吉言？过去好歹还有句‘破财免灾’哩，瞧瞧现在，给你来了这么一句，这就是你等了半辈子的吉言？”

老吉当年瞒着他爹独自闯荡京城，满以为京城到处都是吃喝玩乐、升官发财的机会，想不到两年下来，沦落到了靠坑蒙拐骗混吃喝的地步，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不是遇到了“相爷”，他简直都要不拿自个儿当人看了。

大概也是该着的缘分，老吉两口子，其实当时还根本不是两口子，用箩筐挑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孩子，不知怎么就转悠到了“相爷”的家门口，没费多大气力，就让“相爷”的媳妇流着眼泪，买下了箩筐里面的孩子，两口子千恩万谢地在地上磕完头，脚不沾地地绕过两条街，才踏踏实实地放下担子，在一家烧饼铺里痛快地吃了十来个烧饼，看看时候差不多了，才探头探脑地转悠回来，再次敲响了“相爷”家的大门。他们这一套已经玩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先把孩子卖给人家，再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借口舍不得孩子，假装着又吵又闹，大人哭孩子叫，那场景好不凄凉，但凡有点儿恻隐之心，也忍不住不把孩子还给他们，可孩子还是还了，买孩子已经花掉的钱却连一个子儿都要不回来了，老吉两口子会说那钱自个儿一转身就还了饥荒，眼下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地方再去弄钱？买孩子的人家只好自认倒霉，买孩子的钱打了水漂不算，没准儿还得再给他们两口子掏顿饭钱。

那天两口子本来是要故技重演的，想不到刚敲了几下，门里头没人答应，身后却响起了喊“爹娘”的声音，两口子回头一看，自个儿刚刚卖掉的孩子，居然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脸上也洗得干干净净的，站在他们身后扯他们的衣角。两口子跟着孩子来到街对面的茶馆里头，在“相爷”的示意下诚惶诚恐地坐下，老吉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相爷”就笑呵呵地